



第八章 流落寡婦城

其實，我早就隱約猜到了。只不過，這個猜想一直躲在我心裡的某個角落，就像是一隻蠍子潛伏在那裡一樣。現在，它終於出來螫我了，而且螫得我痛徹心扉，幾乎放聲大哭。我終於明白，為什麼婆婆不讓我看一眼她住在德里的弟弟的來信，為什麼她只肯一個人去買火車票。她還故意不讓我知道她在德里的住址，為的就是要讓我永遠無法在人海茫茫的大城市裡找到她。我現在就只有繫在紗麗上的四十七個盧比了。難怪她會把這麼多錢交給我，她只是想讓自己的良心好過一點罷了。我不想再在車夫的面前哭，卻忍不住淚流滿面。

那個車夫看著我。「這種事在這裡天天都有。」他說：「妳可以跟別的寡婦一樣去廟裡念經。那些和尚會給妳東西吃。」

他一直看著我，臉上的倨傲早就消失了，只剩下無限的同情。他好像想要說什麼，但是一個提著公事包的男人跳上了他的車，吩咐他：「走吧！」於是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就踩著車走了。

天已經黑了，一幢幢的黑影爬上了高低錯落的建築物，也墜落在一條條狹小的巷弄裡。我渾渾噩噩的走著，每一條街都大同小異，我愈走愈弄不清自己走到了哪裡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，只知道我還沒找到，而且恐怕永遠也找不到。我手上的籃子和鋪蓋愈來愈重，整個人又累又餓，真想找個地方躺下來。有這種感覺的人大概不只我一個，只見兩旁的人行道上，冒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小床和墊子。有時是一個人，有時是一整個家庭，就這麼在馬路上安頓下來睡覺。我也很想學他們躺下來，可是又怕有什麼我不懂的規矩，又或者會占了別人的地方。

一個披著髒兮兮的白色寡婦紗麗的老婦人，在她盤據的大門臺階上看著我。她

對我勾了勾一根皮包骨般的手指頭，示意要我過去。我過去之後，她挪了挪身子，指著空出來的地方說：「妳可以睡這兒。這裡面的人不會趕妳走，而且還會丟點吃的東西出來。」她說著把自己的東西分了一點給我，是又冷又黏的飯，我滿懷感激的嚥了下去。「妳剛到這裡吧？」她問我。

「嗯，我婆婆今天早上帶我來的。可是，我不知道她去哪兒了。也許，她還會回來找我。」

老婦人搖了搖頭，「別想了！我的情形跟妳差不多。我是兩個月前被帶來這裡的。我丈夫死了以後，就沒有人要我了。他的那些兄弟一把他的財產瓜分完以後，就把我帶到這兒來。」

「他們怎麼可以丟下妳不管？」我問：「為什麼不照顧妳呢？」

「他們拿到了財產，還要我做什麼。而且，他們說有寡婦在身邊，會為他們帶來噩運。其實，是我年紀大，不能幫他們幹粗活了。」

這世界上如果真有如此殘酷的事，我就不能不信，婆婆把我帶到這個寡婦城來，就是要遺棄我。我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，全身上下只有一點盧比，什麼朋友也沒有。「妳怎麼過日子呢？」我問她。

「我做克利須那神的僕人啊！我跟別的寡婦一樣，每天去廟裡念經，廟裡的和尚就會給我東西吃。而且，我可以領一點寡婦津貼。本來我跟別的寡婦合租了一間房間，可是房東把它要了回去，說是要給親戚住，我們就全被趕了出來。這下子，我得再去找新的地方住了。」

我們四周都是一些在人行道上打地鋪的人。有一些嬰兒跟幼童依偎著他們的母親或姊姊。有些人眼睛一閉就睡著了，好像他們躺的那一小塊地板跟房子沒什麼兩樣。有一些人和旁邊的「鄰居」聊天，也有一些人在煮東西吃。他們在人行道上生起了火，並不斷的往火裡添加葉子和小樹枝。馬路對面，有些小孩正在趕狗，想從垃圾堆裡找點可以吃的東西。

雖然我的鋪蓋讓堅硬的地板稍微柔軟了一點，但我還是睡不著。每隔一陣子，我就伸手去摸摸繫在紗麗上的盧比，並小心的把它們塞進我腰上的衣結裡。我考慮著，也許我應該買張火車票或是巴士票，回去投靠我的爸爸媽媽。可是，我真的可以這樣做嗎？那個老婦人剛才說的話是事實。沒了丈夫的寡婦，被認為是不祥的。要是讓娘家的人知道發生在我身上的種種不幸，只會讓他們難過，甚至羞恥。何況，我哥哥很可能已經結婚了，他們一家人一定也跟我的父母同住。家裡不會再有多餘的房間給我了。也許，留在這個城市想辦法過生活，是我唯一的選擇。

隔天早上，從擴音器傳出的晨間誦經吵醒了我。那個跟我一起分享大門口老寡婦已經走了。擺滿人行道上的簡易床鋪和墊子也紛紛消失了。我在街角跟著別人排隊，從水龍頭接點水來梳洗飲用。然後，再買了一碗整條街上最便宜的扁豆糊來填肚子。

我忍不住又回到火車站。雖然我不敢奢望再見到婆婆，卻又不肯就此死心，我就這樣痴痴的等了一整天。有一回，我看見一個婦人遠遠的走來，還以為婆婆回來了。我一邊喊她，一邊興沖沖的跑了過去。可是，原來那只是一個陌生人而已，而且她對於我認錯了人，顯得很不高興。這一次，就連那個三輪車車夫也沒出現。

那天晚上，我自己霸占了那個大門口，前一夜的那個老寡婦並沒有回來。她說的沒錯，那個商場大門開了，還丟了點食物出來。這一次是一張烤餅。我馬上狼吞虎嚥起來，也顧不得旁邊有個小孩一直用飢餓萬分的眼神盯著我。直到我吃得一乾二淨以後，才開始感到羞愧。不管怎麼說，我身上畢竟還有幾個盧比，而那個孩子卻什麼都沒有。

我知道自己租不起房子，就動起買張床的念頭，因為我在瞎逛的時候，看到許多房子前面張貼著賣床的廣告。可是一問過價錢，我才發現，如果要填飽肚子，又要買床，不消二、三天就會把我所有的盧比花光。我向幾個寡婦打聽後，終於找到了發放寡婦津貼的政府辦事處。他們給了我一張表格。我從公公那邊學會了讀書寫

字以後，填表格已經不成問題。但是，我還少了個地址。我總不能寫自己就住在普拉那商場的大門口吧！

「妳沒寫地址。」官員說。

「在我還沒領到津貼之前，」我解釋：「我租不起房子。難道，我不能自己過來領嗎？」

他搖了搖頭，一副我講的話很匪夷所思的樣子。「不行，不行！津貼要用寄的。等妳有地址以後再來吧！」

我風塵僕僕的到處找工作，可是每個工作都有成千上百個應徵者。我就窩在那個大門口住了一個星期。要是別人也打那裡的主意，我可沒那個老寡婦那麼慷慨。我的錢快沒了，僅有的東西就只剩那個大門口，還有那一丁點被沒見過面的人扔出來的食物。我寧可跟別人打架，也不願讓出這塊地盤。飢餓跟恐懼已經把我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，變成了一個既貪婪又冷血，連我自己都唾棄的人。我想這就是婆

婆對我最殘酷的一點。她把我變成一個跟她一樣的人了。

我遊蕩到每一座廟宇，例如歌文吉廟，那裡有個寬闊的大廳，一排排的柱子像樹幹一樣。高高的屋頂上，還倒掛著許多蝙蝠，就像是懸著一面面葬禮用的三角旗。我也去了邦喀比哈律廟，那裡每天都會舉行一場神光儀式——就是把簾幕拉開來幾分鐘，讓大家瞻仰片刻神的聖容。這是對凡人的一種極大的祝福。在所有的廟裡，都有為數眾多的寡婦一小時接著一小時的誦經。我對她們的虔誠感到敬佩，對她們用奉獻換來的伙食，更是羨慕。可是，我就是沒辦法定下心來念半個鐘頭的經，而且廟裡氤氳的香火，加上數百盞小燈裡燃燒的芥油味，讓我幾乎窒息。我只好又悄悄的溜了出去，等呼吸到廟外新鮮的空氣後，整個人才鬆了口氣。

我穿過一個又一個的商場，沿著亞姆那河畔的河壇走，把自己隱沒在千千萬萬的朝聖人群中。我每天下午照舊去火車站，倒不是奢望婆婆會回來，而是這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。我覺得這個火車站已經熟得像個老朋友了。就在我花掉最後一個盧

比，打算把泰戈爾詩集賣掉的那一天，我又看到了那個車夫。我希望他能吸引他的注意。因為，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，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從我身邊掠過，我真的很想跟一個還算認識的人，交換個隻字片語。

起先，他的眼光只停留在那些剛下火車的乘客身上。後來，因為沒人上他的車，他就蹲了下來，等候下一班車的機會。我終於羞澀的向他走了過去。他迷惘的看了我一眼。在那個大門口睡了一個禮拜之後，我猜自己八成蓬頭垢面得有點嚇人。「是妳？」他的語氣聽起來並沒有嫌惡之意。「我們見過，對不對？妳怎麼還來這裡，還沒死心啊？」

「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。」

「可是，在這裡逗留不好。這個車站裡常常有一些壞人，專門誘拐從鄉下來的年輕女孩。」

我忍不住把心裡的煩惱說了出來。「我不想再睡在街上了，而且我的錢都用光了。」我咬住下脣，強忍著不哭了。

他看著我。「妳別哭！我來幫妳想辦法。不過，妳得先等我下班。妳就先坐在那邊等，我會回來找妳。」他說完，對著剛下火車的一家人開始招攬生意。對方討價還價了一番之後，爬上了他的車，他就踩著車走了。

夜色漸漸濃了，路上的人們開始找地方躺下來過夜。我看到一個穿著藍色牛仔褲跟紅襯衫的男人一直盯著我瞧，就趕緊往車站的角落縮了進去，希望讓自己盡量變得不顯眼。可是，過了一會兒，他還是向我走來。我看見他的兩頰和下巴旁，豎著一根根鋼刷般的頭髮，那一張衝著我微笑的嘴巴，裡面還少了一大半的牙齒。他話雖然說得溫柔，卻難掩一身惡狗的氣味。「像妳這麼好的女孩，」他說：「怎麼可以淪落到睡在大街上呢！要是妳跟我來，我就幫妳找一個舒服的地方住，而且有很多好吃的東西。」我想起那個車夫告訴我的話，就把自己縮得更進去一點，想躲開那個男人。